

評 劇

閨女的心

話劇原著 胡 蘇

評劇改編 伍 懷 秋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714.5
271



文學、藝術 閨女的心 [評劇]

話劇原著 胡 蘇

評劇改編 伍 懷 秋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20號

出版者 北京寶文堂書店

三里河大街10號 電話7局2167號

發行者 北京寶文堂書店營業部

東打磨廠158號 電話7局2887號

電報掛號2887號

印刷者 北京寶文堂書店印刷部

三里河大街37號 電話7局2047號

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數20,000字

開本787×1092 1/16 印數5

印數1—3,000冊

定價1,000元

評 劇

閨女的心

話劇原著

胡 蘇

評劇改編

伍懷秋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內容簡介

青年團員喜格，是某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小隊長，她已經有了對象，是比她大三歲的青年團員、合作社社員劉海深。可是喜格覺得海深的文化水平太低，幹什麼都沒有希望了；而偷偷愛上了寄居在她家的青年團地委幹部李清泉。她的心事會對乾姐姐桂姐提過，桂姐不同意她這樣作。但她並未因此放棄自己的想法，直到李清泉的未婚妻蕭英來了，才打破她的幻想。

喜格曾寫過一封向李清泉表達心思的信。當李不在的時候，偷偷夾在李的一本紅皮書裏。恰好劉海深來找李清泉，要求調到喜格的隊裏工作；李看出劉要求調動的心思，知道了喜格嫌海深文化低後，對海深說：「那你得坐上飛機往上趕呀！」海深從口袋裏取出了「學生成績表」交給了李清泉。李驚訝海深的進步，每門功課都是五分，便把成績單夾在那本紅皮書中。這本書後來落在蕭英手裏，引起喜格坐立不安。幸而她把那本紅皮書要到自己手裏。卻發現了海深的成績表。

喜格認識到過去的錯誤，並在隊裏提出：「向新隊員劉海深學習」的口號。桂姐聽到後故意地說：「我怎麼記得好像有人跟我說過，劉海深幹什麼都沒有希望！」喜格聽了含笑不語。桂姐一笑，指着喜格的心窩說：「你這個閨女的心呀！真叫人難捉摸透了！」

時間：一個夏天的中午。

地點：組織起來已有多年的老解放區農村。

人物：喜格：某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小隊長，青年團員，二十歲。（簡稱喜）

桂姐：喜格的乾姐，二十四歲。（簡稱桂）

劉海深：喜格的愛人，合作社社員，青年團員，二十三歲。（簡稱劉）

李清泉：青年團地委會的幹部，二十四歲。（簡稱李）

蕭英：專區農場的技術員，李清泉的未婚妻，二十二歲。（簡稱蕭）

喜格爹：合作社社員，四十六歲。（簡稱爹）

喜格娘：五十三歲。（簡稱娘）

媒婆子：五十五歲，但恨不得打扮成三十來歲的模樣。（簡稱媒）

喜格的兩個妹妹，大的十二歲，小的十歲。

佈景：喜格家的三間北屋，這裏只看得見其中的兩間——東屋和當中的一間。東屋爲李清泉借住，臨窗有土炕，炕前有一方桌和椅、凳，牆上貼有農作物病蟲害的掛圖。當中的一間是燒火做飯用的，靠西牆有一鍋竈通向看不見的西屋的土炕，此外尚有水甕、矮桌子、案板等物。東西兩間的門上都掛着竹簾，從西屋的竹簾上隱約地可以看見西屋裏的一小截炕頭和半邊窗櫺格子。從敞開着的當中屋的風門和東間的窗戶望出去，是喜格家的院子和矮矮的土院牆，正衝着風門的是院牆中間的柵欄門。綠樹的濃蔭遮蔽着土牆，蟬聲聒噪着。

幕啓：喜格娘正在東間裏替李清泉打掃

屋子。

娘：（唱）三伏天氣日如年，

人少活輕有空閒，

老婆我自幼兒手頭勤儉，

給小李把屋子打掃一番。

這同志自從來到咱村後，

每日裏手不停來嘴不閒，

由村東到村西來回地跑，

又開會又講課又要下田，

爲的是幫咱們搞好合作社，

到秋後多打糧過個豐收年。

常言道：

「人幫我一寸我幫人一尺」，

不能夠屬犁碗子——土往一面翻。

李同志幫咱們提高生產，

我給他打掃屋子理所當然。

（媒婆子扭着腰上）

娘：啲！她大娘，你來啦！

媒：是啊！我來瞧瞧你。她大娘，你這是

娘：

幹什麼呀？哦！幫小李同志收拾屋子呀！你可真是個好房東啊！人家白住你房子，你還幫人家收拾。

唉！（不同意地）人家李同志來到咱們這兒，辛辛苦苦地幫咱們搞合作社，領導咱合作社提高生產，咱幫人家收拾收拾屋子還不是應該的麼！你看這年輕人，做起工作講起話來倒挺有條有理，可是這桌上、炕上，哪一天也是亂七八糟的！

媒：

（拿起桌上李清泉的像片，細瞧）你瞧小李這對大眼睛！小嘴！彎彎的眉毛！黑油油的頭髮！我說她大娘，你若是有這麼個小子，你家裏可就十全了。

娘：

（觸動心事）咳！……（扔下掃帚，沒心打掃了）

媒：

其實，如今的世道，男女平等，閨女也跟小子一樣。就拿咱們小喜格來說，你們老兩口還不是拿她當小子一

• 閨女的心 •

樣地使喚，耕、耩、鋤、耨，她哪一樣不會呀！

娘：（漸有喜色）你沒有見，咱小喜格她還會打坯，還會使車，在合作社裏一年能掙二百多個勞動日呢！

媒：（誇大地）嘿！真行！

娘：多麼古怪的倔驢子，多麼能抵人的牛，一到咱小喜格手裏就沒有不好使的！

媒：嚇！這閨女真有兩下子！想不到她那麼細巧的個兒有這麼大的勁！

娘：要照她自個兒說呀，做活不是光憑蠻幹，還得有那麼點巧勁！

媒：對！對！不假！不假！我說他大孀，你信不信吧！依我說呀，一般的小夥子還趕不上咱們這閨女呢！（娘被奉承的笑了）我說咱小喜格今年多大啦？

媒：整二十咧唄！
娘：她大孀，閨女也不小了，該是尋婆家

的時候了！
娘：咳！別提了，她大娘。

（唱）她大娘你說的本是實在話，小喜格真是應該找個人家，這二年我黑天白日把這事想，心裏頭好像結着個大疙瘩。

媒：那就趕緊託人保媒唄！

娘：可是你不知道啊！她大娘。

（唱）事情是說着容易不好辦，

這二年閨女脾氣越來越大發，

家裏的事情她做一半主，

除了那毛主席就得數着她，

我們那老頭子都把她怕，

你說我怎麼當得了這個家！

媒：（唱）她大孀你說話真會逗樂，

婚姻事誰家不是父母當家！

若是等兒女自己說了算，

那不成了耗子上房簷！

（白）常言說的好！「爹娘做了主，一輩子不受苦；爹娘打主意，尋個好

• 閨女的心 •

娘：女婿。

（咳！她大娘，你又不是不知道，）
（唱）我自從過門開懷到現在，

一連三胎都是女娃，
三個女娃數着喜格大，

從小爹娘寵慣她，

如今大了翅膀硬，

爹娘還有啥辦法？

我心裏早就打算好，

給她找個當地人家，

免得是嫁到遠處我心常掛……

媒：

（急唱）這一家離你們不到兩丈八！
（白）我說的這家就住在……

娘：

（搶說）可是她呀，還沒等我說話說

完，沒羞沒臊地就把我的話給截住

了。（看媒婆子一怔，趕快解釋）我

是說我那閨女呀！歪歪個小腦袋，嘸

着個小嘴，（學女兒腔調）「娘啊！

你甭替我操心！如今婚姻自主，不許

父母包辦，你開會還沒開夠啊？」你

聽聽這個，如今晚的閨女們，你可有
什麼辦法？

媒：我說她大孀，敢情她有她自個的小打

算？

娘：打算不打算，我說她大娘，我又不是

她肚裏面的蛔蟲，我怎麼能知道？反

正啊！她今年整二十咧，我尋思她自

己心裏不能沒個小九九！（喜格進

院，娘連聲咳嗽，低聲）來了，她來

了！

（喜格把鋤放在門外，走進外屋）

喜：（看了看灶火，大聲）娘啊！天都晌

午了，怎麼還不做飯？（拿起臉盆，

走近水缸）

娘：（低聲）糟了！光顧說話了！咱這小

姑奶奶回來啦！還沒做飯哪！

喜：（見水缸沒水，拿起扁擔，準備挑水

去）娘，誰來了？

娘：你王家大娘來了，她是來給你……

（喜進東屋）

• 閨女的心 •

媒：哎喲！我的小喜格呀！快上炕來歇會

吧！我是來給你……（不敢往下說兩個老婆子四目相望，喜格明白了）

喜：娘，你快做飯去吧！（故意側耳聽）

大白天，哪來的夜貓子叫！我看看去。（走出東屋，做了個怪像，擔起扁擔、水桶走了）

媒：喲！這是攆我呀！（故意生氣，下炕要走）

娘：（拉媒）別和小孩子一般見識，在這吃了晌飯再走吧！

媒：（就勢坐在門檻上）我不走，我不走，我若是走了，你們可上哪去找那麼個好女婿呢！

（娘抱柴火，和麵）

媒：我這人愛說大實話，她大嬸，你信不信吧？

娘：（雙手和麵）我聽着呢！她大娘。

媒：（唱）咱姐倆一村住了多少年，總知道我對人不欺不瞞。

若說起那小夥長得真夠俊，

問年紀也不過二十三，

天生得白裏透紅的小臉蛋，

兩道眉毛又黑又彎，

一對水淩淩的鳳凰眼，

你姑娘瞧見了保險喜歡。

就是咱老姐倆倒退三十載，

看見他也得要心跑魂顛！

娘：（羞臊地白）看你說的！（稍停）他家的光景怎麼樣？可不能讓我閨女去受苦啊！

受苦啊！

媒：（唱）原有土地十來畝，

全是好地靠在河邊，

去年又買了五畝地，

蓋了北房整三間，

城裏頭還有一座雜貨鋪，

字號就叫利湧泉，

光景保險沒有錯，

她大嬸你儘管把心安。

娘：（漸怒）你說的是後屯趙金榜家的小

• 閨女的心 •

子吧！

媒：對！對！就是他，不錯吧！

娘：（怒）哼！可不是不錯！

（唱）從前他家是地主，

壓在咱頭上剝削咱！

解放後又把買賣做，

投機倒把胡弄錢，

那小子跟他爹一模一樣，

滿肚子壞水又詐又好！

你說他有個白臉蛋，

怎不說他眼皮下的那堆黑雀斑！

媒：咳，那怕啥的！

（唱）十個麻子九個俏，

有點雀斑更把風流添。

娘：哼！

（唱）風流倒是真不假，

誰不知他滿身髒病楊梅昇天！

你想把我閨女往火坑送，

這件事情難上難！（氣得渾身哆嗦，把塊生麵使勁摔到鍋裏）

媒（唱）她大嬸你不怪是火命，

三句話不來就氣衝天，

你不願意就拉倒，

何必跟我把臉翻！

如今晚婚姻自由要兩情願，

誰還能把你閨女搶上山！

就算你小喜格是美女，

也不能把人家孩子貶的不值一文

錢。

娘：（唱）不怪人說：「小孩的屁股媒婆

的嘴」，

這話實在是真言，

誰若是信了媒婆話，

血楣倒上幾十年！

媒：得，得，得，我走！

（唱）就算你家閨女好，

個個長的賽天仙，

你就把她留到老，

死了也看不見個外孫男！（往外走）

娘：呸！

媒：（還一口）呸！

（喜挑水上，和媒相碰，媒倒，水洒一身。桂姐在後趕上來扶媒）

桂：（笑）元寶翻身，大吉大利，這下子可該你添財了。

媒：（無可奈何）小丫頭片子們，光知道耍貧嘴，當一輩子的老閨女吧！我說什麼也不給你們保媒了。（下）

喜：（大笑）你老人家趁早在家裏歇歇，養養你那身子骨吧！甭給別人操這份心了。

（喜挑水進屋，學男子樣，歪歪肩膀倒水入缸。娘拉風箱，燒起火來）
娘：西屋裏煙薰火燎的，你們乾姐倆到東屋歇着去吧！

（桂先進，喜到西屋拿了紡車、棉花隨入）

桂：（搓棉捲）說真個的，喜格！你不叫你爹媽包辦，那你自己怎麼也不說快點拿主意呢？

喜：我早尋思好了，這一輩子也不嫁人。

桂：瞧你這兩片巧實小嘴！倒真會遮掩哪，你當我不知道你小心眼裏的那點事麼？

喜：你知道什麼呀？

桂：若是我呀，早就那麼決定了！

喜：算了吧！你還說我哪，你自己的事怎麼也老是拿不定主意呢？

桂：我呀！（故意地）我早拿定主意了！

喜：真的？（停下紡車）誰呀？

桂：你猜猜看。

喜：是咱們當村的麼？

桂：不錯，是本村的。

（唱）此人就在本村住，
從這看來算正東。

喜：（唱）正東可是哪一個？（想）

大概不是趙電燈！（笑）

桂：（笑白）去你的吧！誰要他呀！

（唱）個兒不到三尺五，
胳膊細得像棵葱，

• 閨女的心 •

說起話來把舌咬，
禿禿的腦袋不落蒼蠅。

我就是一輩子没人要，
也不尋他趙電燈！

（二人大笑。娘走過來，站在簾外

聽）

喜（唱）那麼是油醋店的李有貴？

那人長樣倒有八成，

就是自私心太重，

佔便宜取巧數他行，

手提算盤腰掖秤，

天天打算當財東。

這種人跟咱們合不上，

你要尋他我不贊成。

桂：（唱）我說的不是這一個，

越過他家再往東。

喜：（唱）莫非是張家的張老二，

學名叫做張兆龍？

這人身體倒不錯，

就是思想太稀鬆，

全家不入合作社，

認爲單幹也能成……

桂：（急唱）不對不對還不對，

過去他家還得往東。

喜：還往東？

桂：對！還往東。

喜：（唱）這個問題太難人，

眼看猜完半邊村。

桂：對！

（唱）緊靠村邊第一戶，

他家牆外是樹林。

喜：（一驚）

（唱）緊靠村邊第一戶？

桂：不錯！

（唱）越過他家沒有人。

五正三廂四合院，

兩扇木頭的黑大門，

門旁四棵倒垂柳，

此人就是……

（喜胸膛起伏，臉上忽紅忽白，娘亦

緊張)

喜：就是……

桂：就是……

喜：就是……

桂：(唱)就是那第一小隊的劉海深！

娘：(在外屋自語)哎呀！

(靜場，喜慢慢地抬起頭來)

喜：你真愛他麼？

桂：我爲什麼不愛！

(唱)海深是個好青年，

全村老少都喜歡，

身體強壯勞動好，

思想進步肯向前，

文化程度也不算太淺，

又是一個青年團員。

這幾條就已經是我心願，

我不是高射砲眼睛總看天！

娘：糟啦！叫她先挑上啦！(急回竈旁，

沒好氣地翻一下餅，添把火，又急回

簾外)

喜：(低頭，聲發顫)這麼說，那倒也好……

桂：(大笑)別心裏酸溜溜地啦！趁早給我承認了，我給你們當個介紹人吧！

喜：(明白了，嬌羞地)看你這個人，逗了人家這麼半天！

(桂姐更笑，娘也笑了)

桂：怎麼樣？給你姐說老實話！你跟劉海深已經到了什麼程度了？(喜不語)

我看再添一把火，你們這鍋飯也就該熟了吧？

(一股糊爆味撲鼻，娘趕緊奔過去抽出竈裏的柴火，從鍋裏搶出一張黑炭似的餅來)

娘：熟了，可也糊了！(喜與桂大笑)

娘：還樂呢！鍋裏都成了「糊爺爺」了，這可怎麼炒菜？

(嘟囔着下)

桂：說呀！到了什麼程度了？

(喜搖着紡車不做聲)

喜：怎麼？劉海深還不稱你的心？我聽說

第一小隊的那些閨女們都挺喜歡他。

喜格，你得快拿主意啊！

（喜仍不做聲，只見紡車越搖越慢）

喜：（沉默良久）咳！尋了他那樣的人，到將來可有什麼出息！

桂：（大不痛快）嚇！

（唱）你的眼光真叫高，

可就是瞧不見自己後腦勺！

劉海深這樣人你都不愛，

我若知道把什麼人挑？

我若知道你這樣，

我早……（發現自己失言，臉紅，

忙改口）

我早就不跟你把廢話饒。

喜：（唱）叫聲桂姐你別惱，

聽我把心裏話往外掏一掏，

劉海深這個人我不是不愛，

說實話這小夥的確不孬，

可就是有一點我不高興：

他的文化太糟糕！

只不過初級小學剛畢業，

斗大字許認得五車零一挑！

就憑他這麼一點文化水，

等到了社會主義豈不白饒！

桂：社會主義？你想得可真遠哪！

喜：（唱）你怎能說我是想得太遠，

咱現在不正是步步向前！

新中國一日千里突飛猛進，

這社會主義社會就在明天。

到那時人人都得有文化，

不懂得科學知識實在困難，

又要開拖拉機又管電氣站，

還有那化學肥料更不簡單，

你說說什麼叫肥料三要素？

豆餅裏有多少氮多少磷酸？

「六六六」它能把什麼蟲治？

鹹土地怎樣才能變成良田？……

這一些生產知識你老不懂，

到那裏豈不要大遭其難！

桂：人家海深這階不正在念半天的速成高小麼？

喜：（遺憾地）別提啦！去年我們一塊在民校念書，他還不如我呢！我給你說一回事，不叫你笑斷腸子才怪哪！有一天，老師叫他念一課書——「可愛的祖國」，裏邊有這樣幾句：「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在祖國的土地上，一代一代地不斷勞動，把廣大的東亞大陸造成美麗的田園」。你猜怎麼樣？他念到（學海深腔調）「把廣大的東亞大……大……大」了半天，「大」不下去了，我在旁邊就輕輕地給他提了個詞；「大陸」，他就「陸……陸……陸……陸……」又「陸」不下去了，跟個小狗咬似地，逗得一屋子的同學們都笑了，敢情他又不認得那個「造」字了。你說，這怎麼能行啊？

桂：咳！也真是！夠讓人發愁的。

喜：你也這麼說了吧！

（唱）婚姻本是終身大事，
那能夠隨便就愛上一個人？
我想要找的人得處處比我好，
對我能有幫助這才趁心。

桂：（唱）全村青年挑個遍，

最好數着劉海深，
你連海深都不愛，
那裏還有更好的人？

喜：（唱）海深哪樣都不錯，

就這一條我太傷心，
將來大家都幸福，
倒楣可是我一個人。

桂：（唱）本村既然找不到，

那就把眼睛放在外村。

喜：（唱）本村外村都一個味，

我倒想把個幹部來尋。

桂：（高興地一把抓住她）

（唱）聽你口氣這麼硬，
難道已有了心上的人？

（喜立時臉紅心跳）

桂：快說！到底是誰？
喜：（唱）此人生得白淨臉，

大大的眼睛有精神，
個兒不高也不矮，
歲數比我大四春，
文化高來技術好，
政治理論修養深，
問題看得多尖銳，
工作負責又認真，
心情樂觀好脾氣，
一天到晚笑吟吟，
全村老少把他尊敬，
都願和他說話談心。
講到此處就爲止，
你還不知是哪個人？

桂：（大聲）哦！（一把抓起桌上李清泉的像片架）你說的是他呀！

（娘正洗黃瓜和豆角，兜着要走，聽見桂叫聲，一怔，忙到竹簾外來聽。這裏，李清泉由外進院，喜忙

給桂使眼色，一把把像片奪回，放到原處）

喜：（又急又臊）他來了！

（喜、桂忙奔出。娘正回頭看是誰來了，跟她倆撞上，菜落了一地。
喜、桂顧不得拾，忙跑進西屋）
娘：瘋丫頭們，這是幹什麼呀？

（李清泉上）

李：大娘，怎麼這麼晚才做飯哪！
娘：這就得了，你也在這吃點吧！

李：不，我剛吃過。喜格還沒回來麼？
娘：回來了，乾姐倆在西屋呆着哪！

（重新洗菜）

（李往西屋走去，西屋裏立刻傳出羞怯的笑聲，這時，外面忽有人叫？
「小李同志！」李轉回身來。劉海深上）

劉：小李同志！

娘：（高興地）海深哪！吃過飯啦麼？
劉：還沒有呢！

娘：那就在我們這吃吧！我給你們炒豆角去。（走到門口，又回頭，親切地）

別走了！啊！（下）

劉：不啦！大娘！（急向李）小李同志，咱們還到外頭去說吧！

李：（笑謎謎地）就在這說吧！

劉：那……那就到你屋說去。（二人進東屋）

李：（還在笑）剛才在外邊我不是跟你說了麼！你沒有要求調換耕作隊的理由。

劉：有，有理由。只要你跟管委會說一句就成了，他們正要開會討論這件事呢！

李：我真不明白，你在第一小隊裏勞動得挺好，工作也不錯，大家也都很願意和你相處，你爲什麼非要調到這第十二小隊來不可呢？

劉：我不是跟你說了麼！小李同志，我們這個村是個有名的長村，東西足有四

里多地長……

李：（逗樂）我不跟你說了麼！海深同志，你家住在大東頭，可是你偏要調到這大西頭的耕作隊來，這下地做活來來回回地有多不方便哪！

劉：可是這一頭離西村的速成高小可近哪！我就是圖的上學來回方便些。

李：我看這不是什麼充足的理由。

劉：你怎麼老說這一句話呢！小李同志。李：那你怎麼老也不掏出你的真心話來呢！我的海深同志。

（劉紅臉，翻着桌上的一本紅皮書不做聲。這時由西屋傳出喜格的笑聲，劉臉更紅）

李：（笑謎謎地，向西屋擠了擠眼）怎麼樣？是不是爲了她？

（劉低頭一笑，不做聲）

李：哈哈，真是這回事啊！

（唱）工作組任務是幫助生產，爲的是合作社到秋多打糧，